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三編

孝友鏡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孝友鏡下冊

第六章

德絡格辭婚後四日。有車出坎塞羅佛道。距坎塞羅佛可半里爾。止於路旁。少年下車告御者。駕車候於逆旅。車乃循來道去。少年則背向疾趨。似心有要事。每爲深憂所中。旣於叢樹之外。望見坎塞羅佛。乃沿樹而行。左右顧盼。頻覓枝葉繁盛之處。以自蔽其身。行至莊院之前。悅極而呼。蓋莊門開而不閉也。藉叢樹及蔓草之力。得潛身渡過石橋。不爲人所覺。旣過橋。躡足過伽工之屋。穿叢樹而入。至園中行數武。大駭而慄。則蓮蕊蟹坐於梓樹之下。以首倚几。鳴咽不已。纖指遮於面上。指間隙處。珠淚盈盈。流出。

落於沙上。少年躡步趨之。而女已覺。伸首大駭躍起。而口中不外呼。巨司打之名。將疾趨避。而巨司打已長跪於地。堅執其兩手。曰。蓮蕊蟹爾聽吾言。設爾避我。不令於此末次相見之時。吐其痛苦。之懷。用自慰藉者。我立死於爾之足下。爾負吾之姊妹。且吾之聘妻也。嗟夫蓮蕊蟹以吾二人至清淨至溫和愛情之名義。請爾幸勿拒我。時蓮蕊蟹雖遍身顫動。尙能作尊貴高尙之容。以冷淡之聲言曰。先生之膽量實足駭異。自彼日決裂之後。先生尙敢來此。不知何能有此勇氣。吾父因彼日之事。羞憤病臥。不能遽起。此即先生所以報見愛之心乎。巨司打曰。天乎。爾乃咎我。吾實何尤。蓮蕊蟹曰。吾二人之關係已絕。吾雖不能如爾之富。然吾之血脈乃至尊貴。不能受人罵詈者。君速起去。吾不能更見君矣。巨司打伸

手懇求曰。卿幸宥我而憐我。我實無罪。女時淚盈盈下。乃以手掩之。反身欲走。巨司打曰。忍哉。爾今棄我。乃不作一言以敘別。尤不作一語以慰我。我之懇告爾。乃無聞。吾之悲楚。爾乃無動。吾今惟有自趨窮途而已。爾實欲吾如是。吾又奈何哉。乃遽起。以首抵石。几淚落如雨。復言曰。蓮蕊蟹吾友。爾加我以死刑。吾仍怨爾。願爾在人間多有幸福。勿以我爲念。今永訣矣。語畢。力已盡。坐於蓮蕊蟹頃間所坐之榻上。兩臂如瘞。蓮蕊蟹已行數武。爲巨司打哀憇之言所羈而止。愛情與義分。二者交戰於中心。不期顯露於容色。似芳心已爲此隱爭所困。不禁淚落如綆。復趨近巨司打。執其一。手嗚咽言曰。巨司打。吾可憐之友。吾輩至屬不幸。汝知之乎。巨司打觸此溫柔之手。聞此嬌婉之聲。悲乃立止。以笑容顧女曰。吾至

愛之蓮蕊蟹。爾來就我爾。乃憐吾悲傷耶。爾不復恨我耶。蓮蕊蟹歎息曰。似吾二人之愛情能於一日二日中漸滅耶。巨司打曰。否。否。蓮蕊蟹曰。吾二人之愛情實永永不滅。且百折不挫者也。一息尚存。則愛情亦在。巨司打勿謂吾二人之分離。吾心之悲不如爾也。爾知我愛爾之心不變者。則當努力珍重。吾心永不忘爾。吾雖不能與爾相見而靈魂則隨爾身。吾之愛爾至死乃已。當於死後相見於天堂。或在天主之側成禮。若在地下。永無團聚之期矣。巨司打曰。蓮蕊蟹。爾誤矣。吾輩尚有一線之希望。吾叔非執意不移之人。或能憐我之失望而意以轉也。蓮蕊蟹曰。此或然之事。惟吾父恥辱之念。永不能忘。巨司打爾速行。吾忘吾父之訓矣。吾乃不顧恥辱。獨與一不能爲吾夫之人。聚語設爲他人遇見者。吾父且。

將羞憤以死。巨司打曰。吾至善至愛之蓮蕊蟹爾更許我一刻之
時間。聽吾所言。吾叔辭此婚事。吾大痛哭至自拔其髮以求之。彼
不爲吾動。吾失望之極。乃不復自制。竟與待我至厚之恩人抗忤。
至以言恫嚇之。如忘恩背義者之所爲。吾對叔之言。至不當於禮。
事後自思。不覺慄然。乃跪求吾叔之恕罪。叔意蓋欲使吾忘爾也。嗟夫蓮
立從叔遊。意大利者。則肆赦吾罪。叔意蓋欲使吾忘爾也。嗟夫蓮
蕊蟹。吾乃能忘爾耶。吾許諾作此旅行。而中心隱喜。吾將與叔久
久親近。吾將事叔惟謹。以敬愛之誠。迴其勢利之心。或且能操勝
券。彼時當以吾手。及吾身命。授爾以定聘之冠。加爾之額。長跪於
聖堂之前宣誓。謂爾當爲吾最稱意之佳配。女面稍露笑容。蓋聞
巨司打之言。心念幸福。或尙可冀。頗自喜慰。已而轉思。知係妄想。

則慘。然。而。言。曰。巨。司。打。吾。更。奪。爾。最。後。之。希。望。於。心。誠。愧。然。亦。無。
可。奈。何。爾。叔。固。可。轉。念。吾。父。則。奈。何。巨。司。打。曰。爾。父。耶。彼。必。寬。恕。
前。事。遇。我。如。已。失。之。子。而。復。得。者。蓮。蕊。蟹。曰。否。否。巨。司。打。爾。勿。作。
此。想。人。之。挫。辱。之。者。至。矣。教。門。廣。大。之。途。或。且。可。以。寬。恕。然。在。貴。
族。者。則。萬。萬。不。能。忘。此。奇。辱。巨。司。打。曰。爾。乃。不。識。爾。父。吾。若。得。吾。
父。之。許。諾。而。歸。告。彼。曰。吾。將。造。女。公。子。之。幸。福。請。先。生。以。蓮。蕊。蟹。
妻。我。吾。將。以。世。界。未。嘗。見。之。愛。情。加。之。使。其。生。無。窮。歡。樂。其。命。運。
將。爲。世。人。之。所。羨。慕。設。我。作。此。言。者。彼。將。何。以。對。我。蓮。蕊。蟹。垂。其。
目。曰。爾。乃。深。識。吾。父。無。際。之。慈。善。彼。一。心。惟。欲。爲。我。造。幸。福。爾。果。
如。是。彼。將。感。謝。天。主。而。祝。福。於。爾。巨。司。打。曰。爾。亦。信。阿。翁。必。許。諾。
耶。吾。二。人。前。途。一。綫。之。陽。光。行。且。發。其。絕。大。之。光。明。可。用。此。作。溫。

和。之。希。望。吾。至。愛。之。人。爾。其。勿。憂。當。示。我。以。深。信。天。主。仁。慈。之。意。
使。我。長。途。得。以。慰。藉。爾。於。禱。祝。之。時。幸。稍。憶。我。或。於。幽。徑。之。上。時。
呼。吾。名。並。獨。處。之。時。幸。以。笑。容。遙。遙。向。我。吾。在。途。中。必。窺。見。爾。與。
吾。爲。禮。之。態。也。但。爾。能。念。我。吾。心。已。慰。雖。飽。嘗。離。別。之。苦。亦。所。誠。
甘。語。次。蓮。蕊。蟹。默。然。涕。下。不。止。蓋。巨。司。打。之。詞。溫。婉。淒。涼。動。人。至。
深。蓮。蕊。蟹。悲。憤。之。念。已。消。滿。腔。只。有。情。愛。與。悲。涕。耳。巨。司。打。知。之。
乃。曰。吾。去。矣。蓮。蕊。蟹。幸。努。力。珍。重。吾。所。以。舍。吾。鄉。井。及。吾。至。愛。之。
人。以。去。者。蓋。一。心。含。有。無。窮。之。希。望。也。無。論。眼。前。之。情。勢。如。何。吾。
均。不。爲。慮。以。生。退。怯。之。念。蓮。蕊。蟹。爾。其。日。日。念。我。乎。女。怯。然。無。主。
曰。天。平。吾。乃。已。許。吾。父。忘。爾。置。之。不。念。矣。巨。司。打。曰。爾。忘。我。耶。爾。
乃。強。忘。我。耶。蓮。蕊。蟹。曰。否。否。巨。司。打。此。爲。吾。第。一。次。違。吾。父。之。命。

吾自覺力不能踐吾言。吾實不能忘爾。吾愛爾。至於最終之晷刻。乃止。且司打吾謝爾。爾溫柔之語。足使我生其奮勇之力。以與運命。顧爾。吾至愛之人。爾雖在此。當有天主保護爾之形容。可隨我遠行。如護我之仙人。吾願於晝夜之間。憂樂之時。無一刻不見爾也。蓮蕊蟹此別足使我肝腸碎裂。事勢雖屬不得已。吾祇有聽命而已。今別矣。乃緊抱女之纖手。已乃穿叢樹而去。蓮蕊蟹亦呼曰。別矣。且司打女語。後力不自支。仍歸坐於石榻之上。

第七章

蓮蕊蟹以私會之事告其父。請其父分二人之希望。烏李埃白克聽其女之言。木然如無知覺。終不置一言。但作乾笑而已。自是日起。坎塞羅佛幽愁之景。乃愈增長。烏李埃白克之狀。愈形隱痛。每

每獨坐。目睛癡射地上。蓋四千佛郎借券之期已迫。此期一至。則父女所處之地。愈不可堪矣。蓮蕊蟹亦自掩其悲。不欲更增其父之憂。雖其中至有遐思而外貌則矯爲無事。逐日設詞以解老父之愁。然百端均屬無效。老人覩其如是。亦或微笑以酬之。然笑中實含萬苦也。蓮蕊蟹時或忍淚。叩其所以鬱鬱無歡之故。烏李埃白克終以巧言相避。使不得盡其詞。恆獨自徘徊於園中。似欲避其女者。女遠望其父。見其滿面憤怒。及其失望之容。且時露猛暴之狀態。女卽趨近其前。用溫語以慰之。而烏李埃白克見女之至。雖略略酬答其所問。旋即趨避室中。獨坐沈思。如是者一月。形容漸槁。如得羸疾。漸以衰弱者。然烏李埃白克之態度。愈變愈奇。女知其必有隱事梗於心中。因以不寧。八日以來。烏李埃白克之

狀態。如得熱病。一言一動。無不證其有深憂者。每一星期中。恆以車至恩威斯城中兩三次。而其所爲之事。則祕不以示人。及返坎塞羅佛。則時已暮。晚餐陳於案上。烏李埃白克默然相見。不作一語。頃之。卽令蓮蕊蟹就寢。己亦攜燈入臥室。女知其父必且不眠。蓋每夜心懸其父。時時驚醒。常聞地板戛戛。尙有其父之步履聲。則瞿然驚起。蓮蕊蟹者。性至剛果。且富學識。心久欲強其父示己以真情。平日欲採取隱衷。乃常爲其父之眼光。及其莊容之所奪。蓋老人亦審知女意。見女之至。則聳然惟恐其發問。一日。烏李埃白克。清早赴城中。至午未歸。女心憂惶。往來於室中。喃喃作語。忽而止步。拭其淚痕。無意之間。竟啓案前之屨。此案卽平日烏李埃白克作書之處也。女此舉或欲窺其父之隱事而發也。然亦不能。

自覺忽於屢中得紙據。一展視之。顏色大變。讀未終。卽止。閉屢出。門外俯首徐行。懊喪無藝。旣入別室。默坐沈思。且自言曰。售賣坎。塞羅佛乎。此何故也。德絡格曾辱詈吾父。以吾輩不富。此實何因。而然。吾輩果窮耶。嗟夫。吾夫之悲愁。皆爲是乎。此時若作噩夢。已。而面容忽發光采。朱櫻微啓。目光閃爍。立生剛決之容。方毅然欲。與窮運相抗撓者。忽見舊廡之車。已入坎塞羅佛。女出至門次。見。其父嗒然垂首於胸。僵僂一無生氣。下車身顫。女大慄懼。竟不能。作一語。父旣入室。女仍在門次。頃之額際及兩頰忽絳。意則大決。尾其父之後而入。自語曰。吾恭敬之心。何可中輟。吾又何能坐視。吾父憂愁以死。今必窮吾之底蘊。並就吾父心坎中剔去猾蟲。勿。令蝕吾父之心房。且行且思。直至最深之室。亦不叩扉。排闥直入。

見其父枯坐。以肘加案。俯視其手。淚續續落。女趨至其前。長跪於地。向其父曰。父憐兒。兒今跪而求父。幸許兒分父之悲。父幸告我何物。乃能碎裂吾父之心。兒欲知父何以獨處祕室之中。不勝悲恫。烏李埃白克愁容滿面。扶其女起曰。蓮蕊蟹爾爲我在此世界中。獨一之珍寶。吾奈何使爾悲愁至此。爾今投身於吾之懷中。吾將有至危之事。加諸身上。女聞似不注意。但以剛決之聲言曰。吾父聽之。兒必欲探悉吾父所以殷憂之故。如不得其故。則斷不去此。雖不欲上拂慈懷。然子職所在。必當爲親分憂。父尙能堅忍。不暇以親愛之恩。施及於兒乎。烏李埃白克曰。謂吾不愛爾耶。吾之隱憂。正以愛爾之故。隱之十年。其焦煩至矣。日夜惟禱祝天主降福於爾。乃天主竟不一應吾禱。蓮蕊蟹曰。然則今後兒將不幸矣。

烏李埃白克曰。爾之不幸。卽以吾家之交否。運否。運一來。卽罄吾輩所有而去。今吾家當遷去坎塞羅佛矣。烏李埃白克此言本以啓發女之疑慮者。女初聞頗失措。已卽鎮定而言曰。吾父必不因此不幸之事而深自憂傷。至於日就頽萎。兒深知吾父強毅之性。必不至是。父之深憂。蓋防兒共此顛頓之局。用傷父心。嗟夫。吾父慈恩乃無涯涘。使兒至於不能言其感激之忱。設今有人來此。欲以全世界之財產授兒。令兒觀吾父之憂愁。至於一日之久。敢問兒當作何辭以應之。烏李埃白克默然憮顧。女曰。兒固將辭謝。全世界之財產。甘受貧困者也。譬之吾父。設有人以全美洲之金錢賂父。使棄蓮蕊蟹者。父將如何。烏李埃白克曰。天乎。世乃有以身命易金錢耶。女曰。如是。則天主使父及兒兩人相倚爲活。世界上。

固無一物足以間之。其恩大矣。今何爲受此深惠而尙怨天。嗟夫。吾父幸勿自餒。其氣今無論命運如何。縱窮處於茅舍之中。能相聚不離者。則亦何愁之有。烏李埃白克既駭且羨。驟然而笑似聞未曾有之事。因合掌曰。蓮蕊蟹。吾兒爾非地上之產。乃天人也。吾心茫然。不知爾識見之廣。至於無度。女見其父爲所感動。欣然呼其父曰。父起與兒抱握。幸勿悲愁。吾父子能固結如是之堅。彼命運。何能抗我。於是父女果相抱久之。復執手共坐。面有得意之色。人幾其忘。却全世界矣。此時烏李埃白克心至感動。復搘淚而言曰。今日吾心乃有新血潮湧。吾至悔不早以此事告爾。然爾須想我。吾懼爾不堪其憂。或且心冀得解脫之門。以是默然不告。以吾前此尙不深識爾心。乃未知天主賜我之珍寶。有如是之可貴也。

吾今將以全局告爾。亦不能更祕勿言。且時已將至。無可挽回。蓮蕊蟹爾能否有勇力。聽吾揭露茲事之全豹。女覩其父。至寧靜中。心甚喜。答曰。吾父可悉寫其痛苦。使絲毫不留滯於心。兒欲綜覽其全。幸勿隱匿。父當知。每吐一言。則兒心爲之一慰也。烏李埃白克執女之手曰。爾今實能分我之痛苦。助我負此重擔。吾不爾隱矣。吾今所以告爾者。爲至慘之歷史。然吾兒慎勿悲傷。吾所歷之辛苦。亦最足動人也。爾聞此。亦必曉然於德絡格。所以待我輩如是之酷者。烏李埃白克語後。置其女之手。移目不視其女。以鎮靜之聲言曰。當是之時。爾方幼冲。溫婉可愛。已如今日。爾母之愛爾至矣。吾等安處於祖上之第宅。寧靜自如。無物足以擾我。而藉勤儉之力。歲入之息。金足供吾用度。不使失吾身分及門第而已。吾

有一弟。年事較吾爲少。心至溫良慈善。乃鹵莽不善。爲計居城中。娶貴族之女爲妻。然其富不能過吾弟。或且其人以奢侈故。慙吾弟爲踏險之事業。用以加增其歲入。此則爲吾所不知者。吾弟乃以買賣金錢爲事業。爾當不解吾言之意。此種事業能使人於俄頃間。暴得數百萬之金。亦能使人趨入不得了之局。苟不得其當。雖貴族極巨富之人。不轉瞬貧困如甕人子矣。其始吾弟得利頗厚。建屋置產。煊赫逼人。雖巨富之人。猶羨慕之。吾弟常來省視吾輩。恆攜至貴重之餅餌來授。爾足證其人之愛吾輩。且其業之所成。遠過於我也。吾常指示以告我弟。若此之事業。爲勢至危。且告以吾輩貴族之人。不宜日以財產及榮名爲孤注。與不可知之數。相博。然吾弟旣獲厚利。則不以吾言爲然。已而佳運將終。吾弟乃